

教育评价数字化转型范式:价值、挑战及样态

覃延鑫,赵若洪

(南宁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广西南宁 530299)

[摘要]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让数字化资源落到教育领域当中,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突然转变也让传统教育评价体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教育评价数字化转型一直是学校与教师矢志不渝的追求目标,教育评价数字化转型主要体现在办学方的转型和教育评价方的转型双重价值逻辑上,然而,现实中教育评价数字化转型的困境在于:育人价值导向模糊化、身心依存发展分离化、教育评价转型伦理化。那么破解上述问题的三大转向主要有从数字洞穴到教育田野、从身心分离到身心统一、从黑箱操作到溯因推理。

[关键词]教育评价;数字化转型;教育评价新范式;教育教学

[作者简介]覃延鑫(1996—),男,广西南宁人,南宁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助教,教育学硕士,研究方向:教育理论。赵若洪(1997—),男,广西玉林人,南宁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高等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西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2年度广西教育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协同融合视域下广西高校课程思政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研究》(2022JD09)。

[DOI]<https://doi.org/10.62662/kxwxz0104008>

[本刊网址]<http://www.oacj.net>

一、教育评价数字化转型的价值

教育评价改革事关教育发展方向,事关建设教育强国成败。自2020年初始,中央委员会与国家政府联合发布了名为“整体规划”的教育评价体系全面革新的指导方针——这标志着我国首次对整个教学评测系统的彻底变革进行了明确规定。该计划发布后不久,各地开始积极响应并实施这一举措:他们不仅关注了官方指引的力量作用,还通过专家的专业建议来推进这项工作;同时利用典型的示范效应作为导向工具,以此激发当地社区创新思维能力从而促使其所在地区的学校及机构实现明显的教育教学改进效果。例如上海的基础课程学习成果测评中的“绿标指数”,或是在湖南长株潭三地开展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所采用的数据收集方式等等一系列成功案例都展示出这些区域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根据第三方的监测结果,在教育评价改革中,“十不得一严禁”等负面清单管理取得明显成效,违规事项总体呈明显下降态势。“中国

特色教育评价体系”“多元评价”“分类评价”等价值理念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

习近平主席于2023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再度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正确的职业观念、成功观念与教育观念,以有效地遏制教育的商业化趋势并营造健康的学习氛围。同时,我们也需紧密围绕建立教育强国的目标,深入推进新时期的教育评价改革,创建由多方共同参与、适应中国国情且具备全球水准的教育评价系统”。根据《总纲计划》的要求,预计到2035年,我们将实现“拥有当代特色、展现出中国的独特风格、达到国际标准的全面教育评价体系”的目标,这要求我们从教育评价的思想、原理、责任人、受众、主题、指标、手段、科技、法规、文化和其他各方面入手进行全方位的改造。“富有时代特征”就是要体现新时代的人才观、成才观、教育观,特别是针对当下和未来的人才需求、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规律、教书育人的本质和规律,校准教育评价的发展

方向。“彰显中国特色”就是要体现中国教育评价的主体性、原创性,特别是发掘我国科学评价的典型经验,彰显中国教育评价的人文精神传统。“体现世界水平”就是要提高中国教育评价理论和评价标准的国际影响力,特别是要提出诸如“CIPP”(背景—投入—过程—结果)评价模型和“PISA”学生素养评价等先进评价理念和项目,能够引领国际教育评价方向,影响各国教育政策制定。面向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推进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还有一些需要啃的“硬骨头”,这些方面的探索和突破将撬动教育评价改革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教育评价是指挥棒、是牛鼻子。目前的教育教学改革中,关键在于执行和实施中央发布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教育部长怀进鹏于2020年的相关会议上明确指出,要加速推动该政策的具体实践并深入开展新一轮的教育评价改革工作。具体来说,现阶段的教育评价改革的关键点包括两方面:一是学校方面的数字化转变;二是评价机构的数字化变革。

回望过去,教育的评判历程历经了悠久的历史跨度。自古以来,我们国家就在西周时代构建了一个相对完善的测试系统。据《学记》所述,每年都会按照一定的准则来检查学生的学习成果及道德品质。到了隋代,我们创建了一种按科目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它对社会的长期且深远的进步起到了关键作用。伴随着当代教育体制的形成,美国的教育专家泰勒提出并推广了目标评价体系,他把教育目标转化为了可以量化的行动目标,然后根据这些行动目标进行设计教材、安排教学任务、检测教学效果等一系列步骤,这导致了全世界范围内对于标准化考试的热衷与普及。标准化考试操作性强、便于大规模实施,而且能够有效克服主观偏差,直到今天仍然是教育评价的首选方式,试卷、测验等评价工具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几乎给所有学生都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复杂印象。

在新一代数字化科技飞速进步的环境下,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技术来收集关于学生的学习历程信息,从而深入了解他们的知识体系、能力和潜力,

并针对每个人生成详细的“数字肖像”;通过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我们可以在实际任务中测试学生的解决问题能力,以此打破只看成绩的弊端;运用区块链技术,构建分散式的学习记录系统,以确认各种形式的学生成就,确保其不受篡改的影响,有助于解决学生整体素质评价中的信赖难题;使用可佩戴的智能设备,持续追踪体育锻炼及健康的数据,以便识别出学生在身体状况、运动技巧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并给出定制性的改善建议,实现了全程陪伴成长的过程监测和反馈。因此,数字化技术正引发着教育的深度改革,它彻底颠覆了过分注重区分与挑选的教育模式,让评价焦点由“易于测量的能力”扩大至“难于衡量的人文素养”,更加强调“人文修养”、高层次思维技能和非智力因素的学习结果,推动学生全方位的发展。

(一)办学方的数字化转型

从数字化教育评价来看,办学方的数字化转型,不仅仅是迎评的需要,更是办学方提高教育质量和工作效率的需要。其一,教育数字化是个系统工程,包括教育教学过程数字化、教育教学管理数字化、教学资源数字化、实验实习实训过程数字化、学习过程数字化、学习效果评价数字化、教学效果评价数字化等。在此基础上,不仅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还能够对学生的知识能力实现精准的数字化图谱描述;同样教师不仅仅能够提高教学效率,减轻备课与批改作业负担,还能够对教师教学能力、效果实现精准的数字化图谱评价;从教育评价效率角度出发,将不再需要集中秘书班子劳民伤财,则可以把各种迎评与应对各种检查变成为一种少数人的兼职常规工作。其二,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目的首先是为办学方服务的,即提高教学质量,特别是在教育信息化建设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来规划教育数字化转型,更是以办学方这方面需求为导向的。

(二)教育评价方的数字化转型

教育评价方的数字化转型,从评价方来说,既是客观、公正、公平评价的需要,也是提高评价质量与效率的需要。同样,教育评价的数字化转型也是一个系统工程。教育评价数字化建设最重要的就

是评价的输入、输出与评价方法的数字化转型。

1. 教育评价的输入

教育评价的输入包括:办学方的教育教学过程、教育教学管理、教学资源运用、实验实习实训过程、学生学习过程与学习效果、学生就业质量、教师教学效果与能力评价、办学质量、管理质量与社会评价等这些方面的数字化。教育评价是要评价教育的全过程,当经历了整个教育教学的过程,才能够达到一个所谓的教育结果,才能够对这个教育结果进行评价。如果从源头上来说都没有任何的教学来源,谈何评价。教育的全要素过程是包括教师、学生、教育中介系统的教育要素,教学是有教才有学,有学才有评。而当数字化转型纳入教育资源、教学过程、教育评价中,教育评价的数据才有可行性与科学性。

2. 教育评价的输出

教育评价的输出应该是数字化、精准的分类描述,而不应该是主观的、笼统的、不准确的一种描述;包括对办学方输入的教育教学过程、教育教学管理、教学资源运用、实验实习实训过程、学生学习过程与学习效果、学生就业质量等;教师教学效果与能力评价、办学方办学质量、管理质量与社会评价等对照评价标准进行数字化、分类精细化精准描述。评价输出不应该是一种简单的: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这样的一种概念性输出结果。关注分类精细化精准描述,才有可能对办学方提高教育质量具有真实价值,而不是为迎评而评价,为结果而评价。

3. 教育评价的方法

教育评价的方法改革的重点应该是从人为的主观评价改变为数字化的客观精准评价。整个评价应该是根据客观的教育教学过程及结果的数据,对照评价标准进行评价,如继续用传统的方法来评价,已经数字化转型的办学方,肯定是满足不了双方的需要或者认可的效果。从评价方来说,应当吸取过去评价与评价的经验与教训,严格按照评价改革方案的要求,运用数字化评价方法,客观、公正进行评价,才有可能达到教育评价的目的。如果教育评价不能引领学校向数字化转型发展,不仅会导致过程评价无法真正实施,还无法从根本上防止走正

门、关系门、赶尾巴,甚至数字化造假等问题的发生,必然会使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和客观性受到质疑。教育评价要想做到客观公正,除了评价标准要科学可行之外,评价方式也非常重要。同时笔者认为,真正要想达到中央关于改革教育评价的目的,除了需要上述条件以外,就是构建大数据教育评价平台,通过 AI 分析逐步提升并推动评价能力等向数字化转型迈进,目前这样的技术时机也已成熟,可以进入启动实施阶段了。

二、教育评价数字化转型的挑战

(一)育人价值导向模糊化

数字化的教学质量评价需要评价人员对数据的准确理解,而这正是“人”和“科技”之间的阐释关系。人与技术之间的阐释关系,体现在人如何通过文字来解释技术,来填补意向性的空白,而意向性的表达方式,就是“我——技术的世界”。人类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需要通过技术所呈现出来的多种信息来加以阐释,相应地,在数字化的背景下,对于教育教学与课程后服务品质的评价也需要更多关注数字化学、数字对话、数字互动和数字劳动,进而对课程实施成效进行深度的剖析,但是,也正因为技术本身的价值承载能力,才会掩盖了课程评价中的“育人”作用。教学评价既是一种目的,又是一种过程。对学生进行教育评价,其最基本的内容应当是对学生进行培养的价值导向。学生是教育的对象,他们也是教育的受惠者,因此,所有的教育都要以他们为核心实施教学模式。人工智能、智慧终端、虚拟现实等大数据为教育评价领域带来了从特定的角度对学生进行评价的可能性,技术的发展为课程的质量评价带来了最先进的技术手段,这让评价者可以通过对数字化、立体化、情境化的数字符号进行收集和解读,来分析课程的实际效果。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人类与科技的关系是建立在科技与被指接者之间的,如果科技的指向性不明确,科技所在的教育世界也就无法呈现出来。伴随着数字化技术以突破传统为核心的颠覆理念在教育领域中的不可替代的位置,中小学的教育评价“育人”意图在数字化变革的大环境下日益模糊,导致其“质优”的评价陷入图囿和无法判断面临“质

优”的现实难题。例如,人工智能通过智能编程和智能算法,对学生的学习状态、身体特征、情感活动等进行挖掘和分析,产生的人文教育数据是一种语言形式,如若它被嵌入到技术中,在具体的加工过程中必然会删除或隐藏一些关键的人文教育信息。

(二)身心依存发展分离化

教育评价的本质是从全方位、立体地、有组织地、有计划地对学生身心健康两方面双重影响,促进二者互相融合,互相发展,而教育评价的作用就在于,要准确判断二者是否相互融合,相互发展,达到知情意行完美结合。那么,随着数字化手段的嵌入,在教育领域,对于技术和数据的依赖,甚至是网络化的依赖,教育环节很有可能陷入困境无法自拔。根据大数据系统智能算法、智慧终端等大数据终端的数据采集、数据开发及数据应用、数据匹配,而得出反馈在学生身上的数据。然而,这些大数据的算法并不是唯一的、绝对的,如果在送去的采集数据、汇总数据、匹配数据、加工数据、应用数据等任意方面出现了问题,那就意味着当从学校的数据来应用到具体的一个学生,会误判了学生的身心发展,这对于学生来说其实很不公平,毕竟拿机器来衡量人类的思维确实是有失偏颇。比如学生的身心发展健康、学生的行为并不一定反映其心理状态,那么根据相关数据反馈,这个学生因为指标已经达到某个标准,那么,是否意味着他的心理健康也达到了某一个标准,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模糊的、牵强的概念,这就容易造成一个现实中的困境,即身心分离的现实困境,如若按照这种评价模式来衡量学生,将会造成教育与评价相互分离,而这并不是教育目的所应该达成的目标。

教育是一种融合思考与实践、知识与感情、实践与体验的全面活动。在这个全面活动中,个人的知识、技能、态度、方法和习惯等都会得到积累和塑造,因此,教育必须具备身心性的关键特征。然而,在传统的在线职业教育场景中,教师与学生以“信息人”的角色存在,并以一种信息化在场的方式开展行动与对话。“信息人”可以用来概括和支撑基于当代信息技术的作用而形成的摆脱肉体束缚后的以“纯粹信息存在”形式而出现的人。借助互联

网、即时通信、语义识别等信息技术,教师与学生能够以符号、影像等信息方式显现并进行交互,进而以电子屏幕上的媒介信息形态而存在,并将在线职业教育过程“捆绑”在数字化界面上。由此,师生的身体与知觉被信息化在场效应所遮蔽,使得在线职业教育内容、在线职业教育活动、在线职业教育评价均面临着严峻的离身困境。

(三)教育评价数字化转型的伦理范式

数字化的变革,让整个教育生态都面临一种全新化、网络化、数字化、技术化的模式,并由此推动教育的数字化变革教学模式的创新。那么,在数字化转型的教育生态模式下,数据收集、数据开发、数据应用、交互共享以及相互匹配的过程中,如何保证其在资源平台上稳定运行当中?合法合规的运行当中,是否保障数据的公平公正合理?也会有数据过度挖掘数据隐私等伦理问题。

一方面为用户隐私的问题,在全方位、全视角、全模式的方式下,用户数据的隐私也成为了一种多模态生物链下的一环,在流动数据为载体的作用下,数字化技术能够保护用户的隐私数据和用户的私人信息,以及使课堂交流和学生反馈的数据在流通的情况下得以保障。另一方面是大数据算法的问题。每一个数据的算法都是根据特定的价值观而生成的,那么大数据算法的标准与设置其实也是有出入的。根据何种形式的标准定制的算法,这个算法又会应用到何处,确实会使我们考虑到教育平台是否公平公正。如何确保是否来源合理,如何确保算法合理合乎标准,如何确保教育评价的目标得以客观呈现,都是当前应该考虑的重中之重。

教育评价数字化不是为了技术而用技术,也不是技术用得越多越好,更不能把技术变成“一举一动皆量化打分”的师生监控器。有媒体调查发现,一款覆盖3000万学生的教育类App记录着学生在校的几乎全部行为表现,并通过加减分给学生排名——不午睡,扣分;坐姿不正确,扣分;周一不穿礼仪服,扣分;甚至有学校将App上的评分排名与加入少先队、评选三好学生等评优评先挂钩。由于智能设备和视频监控的滥用,学校可能成为“超级全景数据监狱”,对评价对象进行全方位监视,其身

份特征、课堂表现、学习兴趣和偏好等个人信息变得无“私”可“隐”,进一步加大了算法偏见和信息茧房的风险。随着“量化一切”思想的盛行,评价对象不断“被注视、被观察、被详细描述、被一种不间断的书写逐日跟踪”,人的生命价值被禁锢在数据枷锁之中,逐渐矮化为数据驯顺的肉身。所以,教育评价数字化一定要坚守科技伦理底线,正确处理人机关系,充分尊重和保护师生隐私权和信息知情权,增强评价算法的透明度,构建可信的人工智能教育体系,保障师生拥有充分自主决策权。

三、教育评价数字化转型的样态

(一)从数字洞穴到教育田野

全网络、全覆盖、全信息化时代下的数字化转型落在教育场域当中的实践,确实是为教育评价而延伸出了一些可靠的、更加精准的科学方法、科学依据来帮助教师们去应对教育教学当中的困惑与问题,它是一门科学的工具,而不是教育评价的目的。数据是客观的,切勿陷于其中,过度“迷信”,技术手段只是一个工具,并不是要达成一个结果,而是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必须落实于真实的教学实践中。在教育评价当中,需要去评价一个学生的什么结果,必须是根据学生的实际的实践练习的结果产生的,也就是说,素质评价教育的素质评价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精准的科学方向,让我们直接把握教育评价的核心内涵,而不是仅仅只是通过大数据来揣摩和评价学生。教育评价的数字化转型,只是工具上面的转换方法,并不是真真正正拓展在学生课堂内外的评价表现,只有回归到真实的课堂内外的实践场景当中,才能够把教育评价回归到落实到应到的地方,从而促进人与技术的一个平衡,人与技术的互相融合、互相发展,而非一味地待在工具理性层面上。

(二)从身心分离到身心统一

当二元论哲学的实际应用遭遇困境时,许多思想家开始对此展开批评和反省,并提出“身心一致”的主张。在这个过程中,梅洛·庞蒂和瓦雷拉等人的有关人体的研究成为了具身认识理论的重要来源。在其著作《知觉现象学》中,梅洛·庞蒂深入讨论了身体与认知之间的关系,他主张:“对于生命体

而言,拥有一副躯体意味着进入特定的世界,并且能够执行一些任务并在该环境内持续存在”。这表明,身体不仅是认知的基本要素,也是一种身心合一的状态。基于这一观念,瓦雷拉更深一步地研究,指出认知是由身体与外部世界的互动而产生,它依赖于具备感知和动作能力的人体的经历。这个“身心一致”的理念已逐步渗透至教育界,视身体为主导者,并将身体视为感官体验、理解力、情绪及态度等因素的前设条件和根基,从而为其构建以身体为中心的课程提供理论支持,推动未来的教学活动建立在具身认识理论的基础上。教育评价离不开更加细心化的知青异性等方面的追踪,更多的应该是,用人工智能的大数据完善身心统一的细化分析与评价体系的构建。

(三)从黑箱操作到溯因推理

数字化的技术突飞猛进,日进其中。那么,在未来的发展当中,大家也许会去思考,技术究竟能发展成什么样的程度?就目前而言,数字化技术就作为一种工具供人类使用,而不是定义人类,不要把学生当成数据的提供者和定义者、数据承担者。教育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是教育手段的数字化,教育方法的数字化,教育科学的数字化。所有的数据算法、人工智能、网络技术、智慧终端等等平台服务于教育教学时,都应该取决于以学生为中心这一核心要义。因此,教育评价当中,学生如何评价才是核心的关键,所以,教育评价的核心关键还是要回到学生身份上,评价的标准数据的开发算法的逻辑都应该根据如何全面地、系统地、有计划地、有组织地去评价学生,而制定的规则必须确保数据合理,确保运行的数据合乎情理化,合乎人性化。回到学生本身上,一个算法被设计并运行出来,那么系统就应该得到一个反馈,去运用到学生身上,然后得到一个反馈。根据这个学生反馈来得到一些具体的结论。有效的溯因推理可以极大程度避免大数据算法的数据权限以及算法标准的失衡,毕竟数据算法是要服务于人类,而非定义人类。

四、结语

信息技术的发展让数字化转型也渗入到教育领域,教育评价作为教育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离不开与教育要素的各组成部分相互配合、相互依存。要想完善教育评价数字化的过程,必须从源头抓起,从根本落实,注重教育全过程要素,构建最贴近现实生活的教育评价体系,方能有所成效。

教育的评价变革被视为我国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问题,而《总体方案》则成为自建国以来的首个全面阐述教育评价系统改良的重要文档,它把对教育评价系统的改造提升到空前的关键地位。推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教育评价改革需要持续专注于五个主要方面:学生的评定、老师的评分、学校的考核、政府的评价以及招聘人员的选拔;同时还需要建立起一套专业的支持体系,包括深化教育评价的研究理论、培育专门的教育评价人员、开发新型的评价工具并利用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技术助力教育评价改革的发展。《总体方案》发布3年来,各地各校探索推进落实落地,已经构建起评价改革的四梁八柱,并且在操作性强的改革举措上建章立制、深入实施,但在系统性强、协调难度大、利害攸关和传统观念牢固的领域,还有一些难啃的“硬骨头”,这些领域的突破和创新将带来教育评价改革的格局性变化。

参考文献:

- [1]田妍.人民时评:深化改革,永好教育评价指挥棒[N].人民日报,2020-11-3(05).
- [2]杨现民,吴贵芬,李新.教育数字化转型中数据要素的价值发挥与管理[J].现代教育技术,2022(8).
- [3]苏杰.数字化教育科研管理服务平台建设的探索与实践[J].辽宁教育,2023(16):45-48.
- [4]唐·伊德.技术与生活世界[M].韩连庆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 [5]石中英.回归教育本体:当前我国教育评价体系改革刍议[J].教育研究,2020(9).
- [6]覃延鑫,李福灼.基于教育服务理念构建高等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J].教书育人(高教论坛),2023(6):22-26.
- [7]赵丽涛,于露远.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评价及其优化路向[J].思想理论教育,2023(5).
- [8]陈晨.教育评价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学生信息安全保障探析:基于应然、实然、或然的三维审视[J].教育科学探索,2023(2).
- [9]季晓峰.论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对身心二元论的突破[J].东南学术,2010(2).
- [10]张继生,周惠新,谭腾飞.身体、情境、认知:武术教学的具身性及其哲学探索[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7(1):67-71.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aradigm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Value, Challenge and Pattern

QIN Yan-xin, ZHAO Ruo-hong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30299, China)

Abstract: The advent of information age has brought digital resources into the field of education, and the sudden shift i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has also brought a radical change in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 evaluation system.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evaluation has always been the goal of schools and teachers to pursue, and the main reflection lies in the dual value logic of transforming the school administration and the educational evaluation process. However, in reality, the dilemma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lies in the fuzziness of educational value orientation, the separation of physical and mental dependence and the ethicalization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transformation. Thus, the three major turns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are mainly from digital caves to educational fields, from separation of body and mind to unity of body and mind, from black box operation to retrospective reasoning.

Key words: educational evalua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new paradigm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education and teaching